

岱山海堂文集

二編  
自五至六

特別  
14  
1919  
789



特  
1919  
167  
789



岱海堂文集二編卷之五上

越后 市島肅文敬季著

七言絕句

葵禱

雜沓々都人馳道傍，  
乘晴四月競新妝。  
牛車徐出松杉陰，  
無限衣冠作鴈行。

祇園禱

衎衎華麗接祇園，  
山列臺行轉奪魂。  
遮莫觀游兼避暑，  
宮涯次第逐黃昏。



府中諸子拉葆光，  
叟觀蓮於馥湖，  
因寄之。  
霖雨晴來水復腴，  
齊抽花葉滿秋湖，  
衣香不及蓮香，  
潔共遠，  
姬姜伴丈夫。

送胥吏檣原氏兄弟歸東都

十年留別似高颺，  
勿謂枯蓬萬里飄，  
到日都門重九，  
節雁行，  
鷓列進清朝。

贈攀不二歸翁

百里芙蓉夢亦稀，  
此翁七十踏峯歸，  
只言人境無緣，  
見旦夕蒼茫，  
日月飛。

放妻子

背上呱呱垢面兒，  
飢寒共至欲曛時，  
不知苓落誰妻，  
也躡躡荒原，  
失路岐。

賀京師某氏七袞應甫行脚請

斑鹿追隨隱者車，  
白綸烏角會仙居，  
人中七十爲難，  
得况在京華，  
眉壽舒。

渡頭雪

十里行程兜子微，  
葦簾不捲肅寒威，  
可憐江步如綿，  
雪欺殺榜人，  
襤褸衣。

和士栗春雪過外城隄作次韻  
路接東郊一片，瀦臨隄雨雪點衣袂。水禽群處，堅冰  
解破鏡，鴛鴦隔翼居。

山嬾賣藤花

歪抱垂條販市中，紫藤花綻暮春風。可憐辭錦樵蘇  
婦，野服依然返舊叢。

本邦諸將朝鮮征戍四時怨

望夫千歲不堪春，起坐山頭顰更新。絕海朝鮮花折  
氣，貔貅十萬默然屯。

右春

八道炎沙血，髑髏遼東瘴。癘厲諸州可憐來，去雙飛  
燕看取空營晚。自休。

右夏

釜山秋色氣悲哉，海上帆稀朔雁回。暗討胸懷邊壘  
月，故園叢菊爲誰開。

右秋

圍城半是裹刀瘢，曠日疲饑又苦寒。大將忠言人挾  
纊，一軍吞壁防蔚山。

右冬

題高沙老夫婦圖

國風爲最高沙，老鬢髮，雪霜顏面，波伉儷千秋人，所羨松間月下共婆娑。

姪茂杜女訃至

十月湖鴻落訃文，哀鳴卻入似灰雲。遙知永別閨中，曉復向雙親尚一云。

十一月十九日三首

冉冉流年若夢殘，往時幼貌據何看。幽冥一去無消

息更到中冬意亦寒

當年此日不禁悲，可恨風寒損病肌。一點殘燈魂氣絕，于今歎息在兒

曾亡猶子忽光陰，夙具香華淚滿襟。不審人情恩愛切，誰懷父母若茲深。

本能寺懷古

一時英俊畧諸方，愁次華臺欲納涼。昧爽清機猶未發，俄然金鼓擊蒼皇。

黃鶴城

輿州若恠

自古堅城占上游于今百雉五層樓聯翩黃鶴猶來  
否四塞雲深萬嶽秋

題赤壁圖

戰迹由來秀九州縱邊赤壁帶雲秋江流斷絕天南  
北片月振衣復上舟

和朱胤觀瀑布作次韻

忽怪牽牛決銀漢又疑織女束天紈奇哉瀑布吞諸  
象長吐不衰千古觀

妓王詞

崔嵬秘殿燕雙飛相國盛恩莫是非忽爲新人堪絕  
世共逃西野瑣禪扉

阿佛詞

一見傾宮富主恩光陰豈足怙嬋媛况悲前妓逃禪  
意徒跣相追手自髡

和浦士栗二首 有簡

句句稠密不可侵實程將軍之營因學飛將出  
不意抑相並乎不

是不尋常聚落林山蘿繚繞白雲深遠公方外交如

水底事香烟暮引襟

右次尋山寺韻

南風五月如絲雨碧一油然數頃開燕燕飛翻桃李  
盡架藤花老杜鵑來

右次田園韻

酸漿

阿茶奇愛束鈴莖更下金釵疏鑿輕不辨丹脣紅舌  
裏酸漿一粒小蛙鳴

莨菪

壯葉歲蕤莨菪畝索聯乾日添園囿吹烟憇處互相  
望吐出樓臺似蜃味

千歲藥

四月八日浴佛雜而化主  
皆飲之不知都下亦然乎

兔道諸茶何物比龍團陽羨都爭美釋迦誕浴不常  
湯甘露齊含千歲藥

雨夜

霖雨蕭蕭夜復寒鑪邊獨坐燼灰殘推燈一卷書頻  
倦煖酒三盃尚未闌

朴水為甫行脚需予詩聞其人有瓢癖聿賦之

書其行冊兒

豈啻魏王恩賜，饒比年日域產奇。飄呼然大果容千石，向海何人欲繫腰。

五十公野遊山二首

山遊佇處遍天涯，亭午全垂二月霞。徃徃羈禽追物候，林巒尚備未開花。  
更謁先塋日尚豐，山行折屐路初通。無端景象烟霞裡，出沒林泉似謝公。

白河關

奧州郭塞幾誰何，薄暮乘轎至白河。來徃何須列長戟，古關猶瑣數千歌。

那須原

昔與市射雲雀

宏原樹卉鬱離離，百里荒蕪亦絕奇。徃徃梅雲雲雀上，依稀想像射之儀。

壬戌歲始覽不二岳

十年傾意始遊東，多少關山目睫中。寵眄何衰千仞頂，方方不二泛遙空。

哭加山某



太息人生莫見期，平談昨日竟朝辭。爾來烏去秋天曉，風雨冥冥傳訃時。

蓐語

覺來長夜氣寥寥，案外殘燈尚未消。俠骨堪安高蓐裡，蛩鳴何事似無聊。

小春四首

萬里乘晴億兆民，享和壬戌孟冬新。終教寡婦全遺秉，今歲小春優大春。

旭日鱗木葉黃昏，天淡淡山形紫。浹旬終日起漁

樵是樂，君王之舞妓。

十月雲輕水不深，藤蘿幾處飾枯林。老僧依杖悠然出，妙悟堪催一二吟。

無風無雨又無塵，楓薜如花紅學春。昨夜微霜何所警，東籬遺菊洗然新。

澀物催甘柿葉爛，鴉談圓滑似連環。剝衣童子相窺寄，投却泥丸異獲還。

下里二首悼姪某

土俗剪裁白楊以前列

短折行年三十九，稠人相吊交黃耆。生前事業一如

仙山集 卷之三  
六  
灰寒雨蕭蕭歸土久

輓歌今日行丘垤  
栽剪白楊哀更切  
穉子不知長別  
離宅中恫擾還爲悅

人日寄通上池

今年人日在寒中  
雪片朝看花信風  
故憶東方春色  
富枉成謝傅鼻唫雄

河漏麪

蕎麥如系截斷長  
獨其風味潔然芳  
不知香積諸珍  
一丈六追隨滿佛腸

寄上池

底事春園風鼓噪  
水邊楊柳捲波濤  
不知君興何所  
認我匿衾爐避怒號

中元觀栽剪花

此日公卿獻剪栽  
山花水草側簾開  
誰知綺麗爭天  
上一是先容祥瑞來

邑中早春市

夫須獨速葛天民  
一醉喧囂不耐春  
邑市回頭皆草  
物上農猶未貴金銀

萍蓬草

步晴郊興不能捐自若，  
方圓數頃田。洳裏萍蓬何所  
似，纔看極樂小金蓮。

寄梔山某外城逆旅兼呈亭主人熊茶仙

官舍移居據外城，  
湖山東枕旅亭晴。或言行李無多  
暇，陸羽鮫茶慰遠征。  
伏節將還往土城，  
東方千里富逢迎。風流汎愛山君  
子，故縣停輿問再盟。

越中觀蜃氣

越中春暖氣相蒸，  
海霧無端次第層。見說蜃樓如夢  
想，三壺輪奐極峻嶒。

耳冢

築耳應知京觀新，  
乾坤草茂有誰親。麗奴來聘茲垂  
涕，尚弔當年數萬人。

嶼原

城南探勝暮行煩，  
歸路逡巡過嶼原。翹首章臺皆突  
兀，冷天笑噤劫勞魂。

贈人遊華報寺

山陰集二編 卷之五  
溫泉沸沸日潺湲移疾禪園探勝還三十三天何所  
覓慈雲夏鬱大悲山

謝茂陵隱居見贈土宜

茂陵清產細如絲  
魁結雲鬟自在宜  
相贈綢繆無限  
意應優玉案與金卮

朴水居探題咏青竹尺八花筒

費長曾棄飛龍杖  
更作花瓶陸羽亭  
尺八堪看音律  
外于今仙物色猶青

十日菊

綠葉黃葩九日肥  
何爲十日損容輝  
家家飲盡無餘  
酒今日相看興自非

臈月

臈月無何雨雪長  
塵喧日夜滿寒鄉  
爲孱軀欲迎春  
色服了三升太補湯

失題

憑几主人如卧牛  
讀書終日不知憂  
向來何物論生  
產無那風塵復已周

開帳行

多少柳桃京洛春紫衣青繖拂紅塵貴游相接香臺地  
嬾女三千不效顰

白芍藥

武帝將知鈎弋化園陵籬落見何花皓然白芍朝迎日  
俄爾開拳勿歎嗟

片門津

嵐吹依舊片門津旅服飄揚瞠若瞋就岸回看上舟處  
行行似蟻簇前濱

贈朴水居

肉食憐君暫不能結交方外宿清僧高談腸槁難當敵  
爲饋腥臊茶盃蒸

與鑿雷牛共噉河豚

共是寒鄉餐肉人河豚飽噉暖如春儻非世上憚微毒  
遂作王公貴族珍

春園夜步

好是春光無晝夜幽遐變化故庭園浮遊如夢何仙趣  
雪月依佈一二邨

正月初四鄉和尚皆謁檀越

代山集二編 卷之五  
蕭寺逢迎千戶，鄉袞裝五彩，媚春光，晏朝天，散如花，雪出現，許多羅漢行。

和浦士栗十月舡步口號二首

灰雲燼樹初冬，晚熟路，東坡馬上圖，厭見雪花何所得吟哦，似屑興逾孤。  
十月天寒，遠樹空吹，裘直徹，海門風，漁簑振雪，編舟遠引領，猶看曲岸中。

茄子

一脫神農藥草，中生民下，種紫花，雄玉田，盛夏多何

色紺質如塗，不用礬

次韻某遊象瀛作

乾坤兩霽轉，回頭妙有遙，從海口浮，更認漁舠，與壺榼醉容，翮映晚霞流。

長信秋詞

曾辭步輦上林，春長信，淒其意未真，獨得沈吟續，蟲語不知秋夜訴，何人。

九日前一夕聞雁

此夕陰雲數雁連，羽衣餘響妙音傳，明朝况是當重

九故里，逍遙不寂然。

金華樓得青韻

丈五，金華對曲汀。許多寒景倚欄停。甚憐樓外懸冬日，滿目荒山爲醉青。

寄葆光翁二首

荏苒三冬若水流。雲天黯黯爲誰愁。仁人志士堪相歎，復迫風塵害社遊。  
寒土世營何所愁。無邊大雪卓諸州。今年不分櫻梅發，坐憶江亭月夜舟。

按摩瞽者

寒風鬻粟戶障鳴。堅卧三更夢未成。處世無餘糊一口，門前自稱按摩聲。

大言體

四海朝朝不足漱。九天年齒何爲幼。千雷號號若孤蚊，無限戎夷移半袖。

細言體

蝸角齊秦蟻目。吳微塵中國幾交。及不知天下歸何手，百萬周旋似箇區。

懋山中

路入樵蘇牧馬班，駐轎長見百連山。  
雲根多處嵐吹切，炭灶烟生指掌間。

檀子

葩色濃紅姬女，脣枝枝剌棘似防人。  
一叢檀子長相守，尚照園隅媚暮春。

庚申歲四月朔日蝕

坦然陰氣鬱扶桑，萬象矇朧次第黃。  
可怪澄江月初影，九陔何物食朝陽。

磨鍼坪

中山盡處是磨鍼，坪店茅檐揭旅吟。  
揚目琵琶三萬頃，何人于此不飛心。

夏吟二首

伏日貪涼搜一家，徘徊秉枕自婆娑。  
淒淒西南風靜雷聲遠，喫酒纔成苦熱歌。  
何知禮法在吾家，卧態縱橫似幹瓜。  
良藥不如良饌，速養身盛夏汗殘痾。

百日紅



小小何為好，裸躬扶疎枝。葉鬱蒸中醒，來飲伯行懸。  
眼羨殺華顏，百日紅。

贈朱胤

邙名大安寺

二首

何徒稼穡不違時，或樂臨池或賦詩。孝養歸然大安寺，  
百家風俗學誰移。

駿馬生生冀北林，日行千里影駸駸。寧言凡眼皆如  
一，伯樂回頭歎自深。

秋夜

看書倦畢意蕭然，婦掣蠶綿婢木綿。紡績無端心緒

鬱，殘燈明滅不相眠。

寄池大任

有客春秋二十遲，話書岐嶷解人頤。比來將向東方  
去，幾處關山寫斷碑。

簡社中諸生

汗液方流手足垂，薰風吹歇晚雲奇。休言寒熱難回  
筆，孟德橫矛亦賦詩。

穀日雨雪不掩日

誰道北陰冬歿戶，今春雨雪不封途。請看穀日門前

行海集二編 卷之五  
柳飛絮紛紛已勝都

聞黃鸝

一頃林泉負郭間，宛然幽趣接人寰。逢春復聽黃鸝，  
轉杖首無錢此解顏。

赤伯夫到

不欺梅雨第三天，斷續無端和晚烟。負販歸時負笈，  
到和吟未作欲先眠。

人日

人日懷人人不來，俗中厭俗俗徘徊。雪花不辨風塵

色片片總妨早發梅

飯出嶽

在羽州見于越奧二州

高秋鴻入越雲端，風雨豪然物象殘。飯嶽已盛千石，  
米朝朝引領望頻寒。

殺更

夜中纔息世經營，編戶納涼纖月清。忽使人驚淨泉，  
寺三更殺點五更聲。

山茶花

晴來雪裡迹林間，蠟蒂丹葩占地難。數點遊蜂何所

戲山茶却是具回看

八島夜泊

看垂八島夕，停船更泊波。濤濤對宵戰，沒如今何所。  
出漁篝萬點，旅翫消。

九日

此日天清，暑復長。菊花依舊媚，重陽胡為風。韻含蕭瑟，木葉翩翩若鳥翔。

夏日郊行

草茂王孫野，半丘花開。川骨水中央，逍遙躡躡看多。

少莫已，騷人興自幽。

十月雨

宿雨平明暗，不舒小春。微暖莫教虛喧喧，聒與蕭蕭寂雜。沓寒鄉版屋居。

謝冬扇叟見假北越遺乘四冊

數十江河數百墟，幽遐竒絕頗與與。老人然諾來相贈，卻是懷中北越書。

雜體

五言三句

峯雪月

美哉峯雪月，昂若洛神昇。容輝何艷潔，

題畫七賢扇

可怪竹林狂，尚依腰扇骨。簇簇不相亡，

七言五句

失題

東方大國等齊侯，高國晏田多貴游。誰教庸主不知憂，相昵奇邪兵與甲。尚餘忠直不削州。

一三五七九言 各二句

鴻鴻出日東，駕春風。夕泊江湖洪，朝過山嶽嵩。三冬退避羽毛豐，千里飛揚氣志雄。逸翮兼憐音響能，大融繫書何用如今上林通。

自一言次第至十言

癸亥上元宴朴水居

來戶開，亭閑哉。窻月瓶梅點茶，而出盃天鷲肉盤。面堆豐本新芥二寸裁，酒宴茶宴交互相催。客主飽鋪啜，無俗人陪。上元得偶坐教談，且腹恢。

數詩

咏志

一有文章志中，今猶未央。二親已辭世，常懷千載愁。  
何只三冬學，日夜豈應休。四維君子業，生涯事藝遊。  
五帝各殊猷，政治兼時叶。六朝之促促，共失彼孫謀。  
七十如延命，載籍畧相周。八索誰家老，議論連九丘。  
噫噫其難矣，十哲聖門儔。

建除詩

題草堂

建堂呼岱海，北面擁南郊。除去塵氛穢，吉占垂小蛸。

滿庭新樹卉，鑪右玳毛。貓平野，遙窻外。連山峩峩，爰  
定心清潔，坐壯志戒。魚然執筆題詩賦，架書時或鈔。  
破觚園漸古，親朋好互教。危事何曾犯，淵默是無譎。  
成章玄豹質，可否日推敲。叔利雖宜賈，安身在擇交。  
開筵會師友，美酒與佳肴。閉得三冬夜，書中多漆膠。  
詩餘

長相思 雙調

晴復來霞復來，二月梅花尚未開。霏霏滋綠苔。○憶  
君回待君回，日語雖多遠哉。鴻音其作媒。

迎春樂 雙調

梅花萼萼知多少，霄映箇微星。晶晏朝風暖，香薰了。梢着，澀轉黃鶯小。○已是雨露相促，切月星與流澌俱早。更至枝花翻處，奈箇鶯兒抱。

岐阜懷 古雙調

美濃西屬，憑依是岐阜山城。堅固兩將先鋒，庫孰識。明主帷中，算數秋水齋淪一時。入騎血戰，貔貅怒，千軍如湧。降幡無奈孤孺。○遙起城火殷殷，大劫初兆了。英豪馳騫，峯嶸層臺驚歎，間奇勳泡消，川涸嘆暗。

爭論喧嘩應辨底，是情相選。臨機尊斷，鬼神其莫之駐。

令字題

如夢令

遲日故鄉風雨，柳柳花花相嫵。一寤不終疑，行樂碧巒流浦。亭午亭午，鷗匹似人中魯。

右春景

雲鬱鬱蒸蒸日，棋子相忘茅室。狂吐側無人，添局下頻容膝。無出無出，如夢暮天纔畢。

右夏景

三五夜中良宴秋月團團雲鮮華昏若相迎風韻颯  
清涼展姬變姬變歌曲妙中情轉

右秋景

門外雲邊水凍君子狐裘烏帽睡起步嚴廊瓊嶽玉  
池相聳觀衆觀衆猶不于天庭夢

右冬景

岱海堂文集二編卷之五上

岱海堂文集二編卷之五下

越后

市島肅文敬季著

賦

柚賦 并序

予性嗜柚然畜其果則氣稍衰羨其樹久矣十  
年前故人輸之今歲寬政己未長四尺許枝葉  
扶疏始花焉實焉喜而竒愛之亦感樹之鬱密  
貞固而芳潔鮮麗也遂賦之辭云

維雲夢之產世世避比鄙而亨南國之封曰大橘小

仙海集二編 卷之五十一  
一  
柚嘗 服我 日東吾得其柚而越之沍寒是思  
試之家庭而十歷秋冬羗佳樹之擢衆木妍鬱著於  
幼種綠葉素蕾漸結實形貌搏與蒼玉同以加享羞  
氣香芬乎充性之耿介烏耻微躬嬰者入狗竇其辭  
益雄信之人傑其脫袴中將相雖業異竹帛垂二子  
之功羗柚也本枝貞固剌棘森相衝圓果青黃雜糅  
文章爛姘容腸胃是潔肝脾是諒閉心無詔諛之質  
含氣有國士之風羗爲育已者子子芳烈滋隆

蝶賦 并序

寬政庚申歲九月十一日一蝶憇南窻婦及婢  
代愛視之予怪就視之色采甚異也因賦之辭  
云

庫橘柚之老虫化于金氣之令節挺自然之麗容黃  
錦之衣殊絕隋珠之紋瑩然快莊周之夢說拙飛燕  
之舞掌翩其遐別入衛臺以爲奇觀遊陶籬而嗜芳  
潔庫何獨鳳子高秋之晚成脫班列幻回翔祥來輟  
粉翼瓊鬚鍍金之翅雖微可以慰時哲

諸體



宣聖真影文

日本文華之盛暨邊僻之匹夫爰傳神某所畫之直幅一幀正是孔子之像衣冠等王者聖容天授時寬政庚申歲春正月以古畫數軸換之庫何珍尚之謹旦夕拜稽首

朱子喜身文

維晦翁自寄顏於建寧爾來六七百祀逐其臭者使畫庭某傳寫之一幀寬政十年之冬黃金二方呂獲之仰審其面貌俯欽其篤學吁質而溫哉

岱海堂銘

岱可以挺衆高也海可以容萬流也堂可以養主翁也

甫石瓢銘

雖賤俗物遭處士親莊也太羨回也安貧提之行脚量容萬人

馬麟畫幅頌

年歷七百絹濃於茶筆勢遒美活動烟霞人旺神色樹將發花畫得配幅比玉無瑕非顏非牧麟與咨嗟

芭蕉翁贊 應雷牛需

臨機棄祿秩弓馬換一毫，非諧傾百世，淒逸遺風高。  
莫道詩賦奴，唵哦畧楚騷，忠及迹自晦，輕舉如羽毛。  
舒焉孰敢貶，卷焉孰最褒。

讚扇畫松

枝似三叉之戟，葉如猊龍之須，有風濤趣，無瘴癘虞。  
人人真勿廢一柄，勝仙符。

仲氏白雪樓贊畫孟宗

誠哉孝道上，感天神地祇，下動孟宗其人儻不然矣。

自何處巡嚴冬，筍王者難臻。

美祿園箴

有園而無酒不樂，有酒而無園未樂，有壽而無福有  
福而無壽亦爾爾焉，主人所嗜欲時取酣暢于此而  
保壽則皆備備焉，是謂天之美祿，至矣盡矣，莫尚焉。

姪茂杜女誄 并序

姪茂杜女自幼淑而慧，方笄而仲氏萬街爲之  
唯吉也配矣，已而享和元年齒二十一歲，冬十  
月晦昧爽短折矣，嗚呼哀哉，是歲自秋八月病

傳公集三卷 卷之五  
四  
薦七十餘日，茂杜天性父母之孝，夫之貞，親戚之輯睦，慈惠于婢僕，奴客也。於以至此，極父及夫，軒岐家之使令焉。母及妹起卧之維持，飲食之左右，親舊備憊而出入焉。婢子僕豎及義故熟客，臉支淚而繹騷，比鄰舊游，義姊妹莫不日夜深曠，蹙頰而駿奔，問安否者，是故思欲若承蜩而茂杜不恣睢，素朝聞夕歿之意已確焉。然眷戀父母而不肯背其意，故群鑿魂之合焦，茂杜藥餌鍼灸備嘗而遂無効矣。命與奈之何，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呼哀哉，乃作誄曰：

茂杜汝孝父母而父母尚在，邈矣千年不復相逢，生姊妹和也如琴如瑟，死九族拊胸以懷其好，速之美以懷其窈窕之恭，顏回之亞聖先其父，男子尚不免天之凶，古之烈女何必皆盡吉也。或死於獄，或自折毀其容，霜雪清野，已凋柏與松，柳車如水去，輓歌遠從，鷗鳥呼悲哉。若而女，日月凜乎忽焉，辛酉之冬。

摺疊曰

炎皇帝謂摺疊曰：先生何扇拂朕之甚，曰：陛下甚於

蚊蠅帝大怒曰汝何比朕于蚊與蠅莫說則死曰蚊與蠅雖可憎之不至殺人陛下雖可愛之酷則至殺人陛下何得望蚊蠅帝默然曰先生休朕思之

題扇面富嶽

韻語

芙蓉猶岱冠絕日東蓬萊在海妙有無窮秦始皇頤徐市此通畫之扇面令出仁風誰秉此柄岱海主公

題扇畫

三十石艇石曰九以遲緩得名者

按此圖似四屋之石曰九發浪花紆徐沂伏水其司舵眷山碕離宮者豈不然乎

### 三物色訣

本邦亦有文也者有玄也者有白也者溶溶紛紛文是五采可觀玄是幽合冥通白是潔白透洞猶色焉耳先世好文而玄白為之役後世或白或玄不文不文故色其僻也好僻而文自居多焉此之謂三物舉色也達自識焉

### 亡兄淳武啟逸事狀

佛怪誕之說捕民心酷嚴故世不信之者萬無一焉仲氏武啟弱冠尊信先王之道而視異端之萃也如

胥靡壽四十八歲終身確確世或強壯罵佛如仇而  
老大親之浮父母等人也悲哉歸先王之道者罕然  
仲氏生平不好甚讀書其識可欽焉

五十公野故大保長西方五右衛門行狀

十代祖某慶長中某侯由賀州大聖寺遷封  
於我比越芝田則帥孥從來而為鶴森鄉大

保長子孫世世相襲

祖某移賀茂鄉大保長而欽桑梓因功勞以  
復故鄉

父勘藏寬保三年有故退而耕然民甚愛之  
五右衛門齒甫五歲以舊右族為鶴田村正處三十  
五年天明元年以久次進白根邑正處十三年寬政  
五年選升五十公野鄉大保長處十一年今茲享和  
三癸亥歲春三月十八日壽六十有三歿矣為正且  
保長凡五十九年子面嚴若不可干之而其言慈若  
不能出口然而處村村修處邑邑修處鄉鄉修當時  
出鶴田其民相謂曰子自幼穉來三紀之久矣為子  
為弟為兄為父奈何一朝棄我也鶴田民皆惜之白

敢不當作不敢

仁海集卷之十一  
根民皆樂之其後命大保長也辟之賢且稱多病辭者三侯弗聽焉不得已又去白根其民皆弗悅曰子中年而來止以爲終身長於我邑也我邑罔辜敢不奉侯命矣然以由邑如鄉是子一大榮也聿不肯強拒侯命已而白根民亦惜之五十公野民亦樂之是子於村邑之惠可知焉也侯念其勞則賜良田數頃蓋稱之也家昔在遇異人受青囊之數方至五右衛門不顧其費以活貧窮不能招醫者死也數又親戚故舊疾病醫已七之投却而死則短折者子上下神

祇之禱而効驗不尠也是子於親戚故舊之信可知焉也子天性謹愿終日從事于職忘飲食而走國繇急於水火焉是其義最確確子總此慈惠信義以立身行道傳榮于子孫豈可不謂忠孝邪而莫纖介之矜伐子雅好射間輒左右弓矢其容貌温然子雅嗜酒醉輒自謠自舞以聊解居恒面嚴歿之日一鄉如喪父母夫泣丁啼乃歌曰子來兮東鄉以樂今子逝兮誰與樂子有二男一女既獲承孫繼室者與不佞文嬾者姊妹而子長于余十六歲是故略聞本末長

何海集卷之五十一  
男丈八來使予書其考遺事予不能辭遂書于真影  
嗟乎子耳順善終身者也矣是歲夏四月八日市陽  
肅文狀

葆光先生墓誌銘

本邦享和元年歲在辛酉三月癸巳葆光先生大武  
氏逝有二女一男男甫十歲令眷以告門生故舊皆  
悉走室哭已而共議葬事且咨遺言令眷曰妾速之  
則云有汝在何言之有罔有攸一言因遂共定葬期  
辨葬先生畏友于肅文也十六年矣相排檄焉故舊

門生詳其平生也罔過肅文者故敢銘之願以垂于  
後先生諱忠吾字元朗世世越後人白根之產也父  
儀右衛門娶伊藤氏某女生先生一人先生五歲好  
書大字父奇之授之五經句讀當此昔有故一家移  
居於新津先生益好學敏捷穎悟往往傾塾師其後  
十許年芝田侯方使家臣之子弟就於京師恣學于  
以先生爲侍醫松田某所奇愛與其息男某共爲芝  
田侯書生之員因師丹邱芥先生以烝矯礪厲能賦  
詩屬文先生眉瞭眸子骨格古秀知與不知見者

皆偉之居三年學成而遊東都謁東山大王遂爲客卿是以爲名公鉅室所識名大彰諸侯或云祿之者非其好操觚鉅識以盤其後辭東山歸省娶妙教寺者女居亡幾挈妻復至東都下帷於淺草坊言鏗鎗而金石振文斐炳而虎豹變是以門人大進父母聞之大喜來而共處也數年二生女二罹災又不幸椿萱相尋逝其後若干年而東都大水死亡者數千萬先生妻子四人穿屋抱棟也一晝夜會有天幸爲官舫獲免阽危然家財爲陽侯所漁棄各一弊衣罔挾

一錢蠖屈維谷遂將孥歸於越後至水原據舊故以爲邑塾師邑人稍稍使子弟學之于昔先生齒四十八又八其後七年而生男名之貞吉蓋最好易故取焉也爾來益努教授以撫後學然甚謙身若弗能言者是以不識之者侮之識之者益重之問之如叩鐘鼓小者小應大者大應數十年來所研窮耽玩之經史諸子雜書方言俗語皆悉滂洋乎胸臆山川雜厠宮闕集糅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揚精抑疎析理必折衷令以飽人意其端如影響而天性寡欲澹宕貴權豪



右扶之弗以其道則不受焉衣食財中飢寒牆屋財中風雨而爲大足矣昨年四月患痔至于今幾一期遂成漏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合百贈賻將葬諸弟子皆曰先生有三號在東都曰東閣在邑東街曰東郭今之居在郊社森鬱陰曰葆光其孰可也乎肅文曰先生博物尤異而莊叟所謂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於戲弗可量焉也其稱葆光先生則字號德行相舍不用解而白皆曰善遂用之初先生在東都暮滄溟尺牘解二卷行于世又文集十卷業已脫稿托

諸知已某者而歸鄉其後迄十六年無一消息顧稿與人共亡者也而後著述事物類函三卷學海通鑒五卷分類語錄二卷蘭臺竒卷渾天解文章兒訓音律解田畝考文房綺談文英類函詩學準繩三才道訓各一冊兒總十二部十九卷舉未上梓銘曰烏呼葆光不行遂藏維琳維琅而潤而彰不係存亡卷以富章

應告

余齒四十三歲初有文集十卷遂以上梓都下或人

位海集二編 卷之五  
聞之而怪云草莽之賈豎敢不遜不省悔妄編莠言以爲己之才不世出也是有蛙心添螂臂者也夫友生告之余余默良久而盱衡將應之而止友生曰何居不應也子其悔也乎曰否否屈伸各在于人焉罔已其謂之吁生者果不知余者也生朝夕而不知焉况千里而外焉邪何慮不知己之人昔王逸不知其子一旦閱靈光之草而愕然加旃蔡邕亦覩之便自毀其十祀之稿大陸罵僮之吻未乾睹三都吐舌故皇與張先睹而咨嗟陸亦從而閣筆豈非聞見異辱

榮邪余雖不能如時亦苟且者也邪我家父兄十餘輩從父昆弟數十輩皆悉好學好問是以操觚摘藻者不爲尠然在黎庶則不以彼換此貪虛名乍稼穡乍貿易其德之所綏以奉先享而暨子孫蓋輕著作而重德者哲也若余其糝糠之復其簸塵焉耳簸塵尚著以述其飢馘之蘊餘之綏德者之遺美可默識焉且孔雖至聖也有牛刀等之失言孟雖至賢也往往傲狠之辨倥偬然於至言要道大著述則所謂瑕不掩瑜也瑣瑣小疵何省之有夫懼首尾不編著者

則終身不一賈豎翅百年之後誰顯父兄者也彼都  
之聞人云不省悔者固躓也棄余而不省悔者誰是  
余宜聰聽爲藥石而所以俾後著益謹嚴之惠言也  
詩云回過其惠余雖不肖不敢然矣

僮言

振古豪賈之使僮也僮之良善者百一焉耳遴之乎  
生涯幾亡僮也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鷗目有  
所適鶴脰有所節不可勉強故量能以任之揣力而  
勞之用其長而避其缺矣弗能取舍之者則不豪賈

也寓僮有中戶有下戶欲令嘗彼艱苦者中戶欲令  
救此困窮者下戶二者皆可也中戶以衣食足故其  
子弟率廉下戶以衣食不足故其子弟率儉僮而儉  
若廉亦何望使厲其質以盡其美者真之豪賈哉然  
底竒邪者變幻無量愚弄一家以竊爲己資焉肆意  
恣慾不令主公纖介知之噫不可不早識之以擯斥  
矣予家兄弟相嗣而于此三紀由中人之產以使僮  
也弗過十數輩然三紀之久記之百以計而與妻孥  
俱飲豈粥稱僮老者才二人主僕雖遇不遇何其寡

也前之所謂爲是者非乎端良而不用之乎苟合而用之乎狡獪者進而脅從之共去者衆乎時使之失其能以抵牾薑立乎張而弗弛乎弛而弗張乎噫憑誰乎質之僮老望之而拊心曰主何見之晚而言之穿鑿下僕不識載籍之比諭粗知世有善不善也苟主善則僮與誰不善苟主不善則僮與誰善是照照然白黑分矣主其不患僮僕之不善而患主之不善僕等奚若喘與之虫肖翹之物也顧主未盡其善歟於主之好學而得之亦何其寡也聿爲不善而弗至

夷蹲旁卧惡言醜罵者幸也予茫乎若迷儼乎若思蹙然改容稱善焉矣

刻石記旁言

彫刻石記者賤伎已然爲精摹印回刀也如回筆而至也於乎亦難也今茲六月浪華之產某者以此伎來逆旅主人荐稱之余因而囑印六面篆大者若蛾小者虱已而翌晏朝訖功而持來余視之端正道密甚適意而旁刻某刀之余印京師人芙蓉者之刀過半因謂若而旁刻之可耳易易耳輒執錐以刻之然

古詩集二編 卷之五  
不如意字字侵陋強而加諸筆意雖愈狠而馳意外故皆再刻之已而錐癥縱橫自生噎悔之無奈之何終日爲之不能平宜老鑄工而用纖利之刀與皆否也於是乎覺然亦謂凡天下小大主于人者有少私智則弗任賢授能而爲己之耳目股肱爪牙者皆玩昵狎嬖之奴才而輕卒舉事也若人民耻國家愈任愈闕釁隙遂至亡國亡身而悔既不及矣於乎亦奈之何宜逞私智而任昏蒙也是何異于余卒爾執錐以刻石記旁矣夫周官王畿之內計十四萬有奇而

三百六十職以總之上自冢宰下至彫人匠人之匹一才一技能靡不有其人矣然而一日萬機鴻纖本末咸殫備焉先聖之制作業已如然於乎可不思焉哉余之意耻于刻石記旁而不釋遂叙此言以自償

里正

諺曰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鮓爲之制步  
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噫罔奈之  
何哉方今聖明之世麟鳳龜龍之匹咸殫委佗於其  
地焉然則人問發諺而於邑者何也曰邑若邨之奸

里正也。夫爲里正也，清直者所不好之，而貪猾者所酷好之也。非上選之也，下選之也。故奸里正也者，爲上者初不知其爲人也。下陷其譎，弄伺手無識之過，選而舉之者也。權已歸已，則濡需販狐媚於上，已少獲其意，則若上選已者，而視下如艸介，或餌其言于豪，以貪其財賄，或驅貧戶以私役之，漸而爲下者，苦之爲上者厭之。雖然，非上之所選者，爲上者不肯詰之以適於爲上者，故下畏其利，口譖詐，鉗口弗敢責之。因循累年，痼害弗可蠲，人人吁嗟，猶須假之，是以

奸里正益中無斗儲者，俄爾益宅膏腴數十頃，居飲其肥，頤指必如意，睚眦盱眙矜持，搖唇鼓舌，謂罔智能出于己者，加以奸曲者爲心膂，以猾賊者爲爪牙，變詐百出，苛虐邑邨，於是乎人人怨氣滿腹，欲與偕訟獄之於官，然彼尚侮之不改矣。譬猶鷓鴣之鳥巢於葦苕也，若之折可計，日遲矣。猶魚之在鼎而戲也，不知鑽燧於俛仰之間耳，欲爲前所謂鯢鱓孽狐豈可得邪。此雖微可以諭大。

備疫

疫氣之襲人之虛辟猶水之入於毫髮之隙而溺舟耳故氣血充咽者辟猶堂堂乎堅陣矣疫罔奈之何然國據險而亡者如三苗然如秦及蜀然辟猶健者之不節衣食房事而為疫鬼所殪矣險及健於是乎亦罔奈之何本邦今茲享和二年暮春陰陽不和調飄風拔樹禿屋而暴雨驟滂沱越夏四月疫流行於海內家家伏枕藥餌狼戾余以多病故甚患之衣帽密於甲冑飲食精於參芪情欲節於宥坐起卧勞動如戶樞然是以竟疫疫亦罔奈之何詩曰不敢暴虎

不敢馮河健剛者於以取之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多病者於以取之以止殃剪妖此之謂也夫

岱海堂文集二編卷之五下 終

岱海堂文集二編卷之六

說

石記說

越后

市島肅文敬李著

石記者何也。真之也。真之何也。禮也。禮必用石記歟。  
 否。國朝和歌和文章未嘗用之。豈可謂之非禮焉歟。  
 於當用之者可。於未嘗用之者不可。雖無石記善且  
 美。則誰棄之。亦足以自娛。何必用石記為。媿施不著  
 脂粉而艷。蠟母無鹽者反之。顧苟用石記者。猶著粉



何遜集二編 卷之六  
脂也乎。然則若之何。曰。王公大人非不尊也。而服色緣飾之禮也。凡詩文書畫如王公大人。大傾人望。而後石記可以緣飾也。苑濁困滯之品。一見足以削遍。而有者與石記共亡矣。故石記與詩文書畫共存焉。者禮也乎。

悅可水茶盃名說

盃光悅而夕可。而朴水共挺之云。何也。光悅異代人與之。曰。光悅之制希世。朴水乞夕可之摸作之。有日而不聽。他日朴水佯爲自作。夕可矚之奪其埴戲搏。

埴也。總五皆出。妙入神已。而火火不安。毀之四。其意不能平。次暨此盃。浸悟誘已。又怫然作色。將碎之。朴水遽爭之。然後得其所。火以成矣。故曰三人者。埴之去。一則不成。因名之云。豈誣妄焉乎。或人曰。又有三絕朴水。謫夕可。悖岱海誕。

石黑鐵藏字說

石黑某之息男。就余學。齒十有六。倬約如處子。問其名。云鐵藏。姓石。而名鐵。何甚不與容貌肖。爲昔在童安于性。緩而帶弦。西門豹性急而帶韋。意在于此歟。

意在于此歟已而使余字之亡已其鏗鎗鏗鎗金石  
之聲而明天子所以移易風俗之具哉鐵藏容貌端  
麗而勤學不懈遂通六藝而發金石鏗鎗之音則非  
特石黑氏之幸而已矣

赤冢胤字說

赤冢胤俊德時時就余而游也二祀于此一日從容  
謂余曰我字我自修而後聞之字者請之師若長者  
矣江湄之聚落何師之有吾子長于不肖胤也十又  
五年矣吾子為改之胤之願也余不肯辭之則曰生

者赤冢氏之嫡長故迺翁名之胤胤而俊德非不美  
也然自字固非禮且俊德奈謙何生遂悔而請改之  
亦美哉蓋以古人授字也義雖多端率要名字相安  
帖以雅馴也俊德恐非外璞之意焉於是余改之伯  
夫是嫡長而胤胤而伯夫豈非雅馴不害謙哉然後  
伯一夫也生伯萬夫也生在于生之研窮之約豐焉  
耳生夫以六經與將以伎術乎哉生之六經是勤而  
伯萬夫也是望矣孔子曰揚名後世以顯父母不然  
則余胡字赤冢氏之胤子為

市島遷字說

本朝之俗、橋梓世世同名、亦或祖考名殊、而子孫互襲之、如昭穆者、故成人則華名以一二焉、由此言之、俗名猶氏族歟、從父兄弟行某胤子遷好學、以余與灌灌一日請字、字以長民、曰芝城東街其考某占居於橫井里、然未全遷、遷而胤子成人、因云之遷、是則華名言理折衷、不亦可乎、蓋古人名子若而者、多多可以孔鯉徵焉、事雖異意則同、夫遷嫡而遂長于家者也、且商末而農本也、辭商賈而遷于農、益好學有

聞見之樂、無蔽塞之患、豈可不任長民哉

佐佐木喜峯字說

佐佐木鎮道士之長男喜峯、就余而學三年矣、余字之云陟行、何也、其五岳所以中夏之鎮、而功德于世者也、故天子以三公之禮旅之、本邦南有大峯、北有月山、其雄特比彼霍恒、其神嚴崇威靈振古

諸王入道者知之、所謂東叡聖護三寶之三殿下是也、其然故海內之諸道士、千里繼至、攀躋不翅自萬仞絕崖倒懸、而取斜封、殆近羽化、蓋非道學

雄長生仙骨者弗能焉善哉名其子云之喜峯詩有  
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吁仰而已者不至其壺與故  
陟行用字之為令勤學用履其萃焉也

浦龍字說

高手浦士粟之息男龍從余學焉余字之云利見曰  
易謂蜚龍在天利見大人余願龍之儒與兼漸而興  
家遂至于豎國焉

原富太郎姓名解

原某家饒族榮使長男富學于余富敏而好學匪尋

常童駮之匹將元服乞字字以表胤夫原於義取之  
奈何繫辭謂原始要終名富何洪範五福二曰富又  
祭義殷人貴富而尚齒故其據姓而保名則表胤不  
據姓而保名則弗表胤胤之字上自

天子下至庶人子孫相承之象也矣故大雅謂其胤  
維何天被爾祿表者何畢命謂表厥宅里原氏家饒  
族榮富能學而行道則九族表望之不翅九族表望  
之一里表望之不一里表望之而已四方咸殫表望  
之姓名雅美而字又加之懋哉富汝勿耻汝姓名辱

汝字焉矣

讀

讀呂覽 并序

此刻不刻大尾二字以結束因檢其標目則皆在焉蓋華本然乎雖然國朝之措大不題跋及書肆不備姓名者何也是似祖龍酷虐之世逮呂氏之懼者甚可笑余爲之作讀以書后

販楚于千金以取十萬戶又行子母之術以代嬴氏古今商賈之雄其斗大奸膽可畏也然又傭客以著

一家之大文辭余覽之其經世之業於贖已之大穢行醜罪其贏實倍蓰焉吁終始皆獲奇貨者也矣

讀詩書古傳

遊經藝者置之坐右而翫讀則其業出尋常敏絕也是徂徠物翁箕裘而弟子德夫修之美功哉

讀鶴林玉露

此編味焉大官之羨雖頭尾根穎狼戾所裁割之物卓異也每嘗潔腐腸宜云鶴林玉露

讀群書治要

藏書萬帙博覽千古非弗美也去同去冗去妄去浮  
去謬餘幾唐秘書監鉅鹿男魏徵所奉勅撰之群書  
治要經之曠史之實子之蘊抽以行世我  
國家取之而海內知字者獲之以競讀也壬戌之仲  
冬下弦岱海子讀了

讀詩經世本古義

由仲尼刪詩而三百篇爲經爾來作者累鉅萬如盛  
而稍稍衰何也非龍尾蛇含之蛇尾蚯含之邪雖子  
建子昂大白輩復古激切卓烈於一世各惟吐已之

蘊焉耳聖選頌溶千古渺絕故蠡測依然如舊于以  
閩儒何女子於詩經也黜陟諸家之說爲廿六本曰  
之詩經世本古義余讀之百九昭然沆可共言詩

讀文獻通考

余羨杜氏通典久矣而未獲昨年遊東武因而坊間  
搜之復未獲書肆某有文獻通考覽其序有門二十  
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輒概畧文爲預識有加通典  
遽買之乃歸鄉里越自今茲夏四月至秋九月繙閱  
皆殫畢矣嗟乎由趙宋嘉定之末遠泝三代上古歷

代數千載之制度物象居然可觀而考証綜核其得失以補益于禮樂政刑者宏大也實宇宙間不可闕之書哉然如四裔門叙我日本則不純者過半又安悉信焉如郊社門唐顏氏師古輩駁漢武祭祀誣妄則實革歷代帝王沿襲之大弊諸門若斯者許多孔子儻再生閱此書則不足徵之慨恐鮮焉竊自顧馬貴輿之功出于馬班諸史氏之右也有加通典則增益其所未備且附五門又繼諸三百余載之事實矣學者不可不措塾中以參稽

序

上巳愛雨序

享和元年春三月三日為雨故不肯出山雪荐消而野為瀦風雨愈襲而復育寒古之宴於曲水者如而今則奈之何此不肯出彼亦不肯出雖人有精埽皆槃礴而自樂焉者也蓋王公有鐘鼓之樂士大夫有竽瑟之樂農夫有聆缶之樂夫絲桐金石者我不能得而聽之姬姜者我不能得而擁之錦繡纂組者我不能得而服之物豢者我不能得而嘗之高臺飛殿

者我不能得而居之亡已則文辭歟文辭者據古今  
之載籍以發已之蘊是以由天地剖判來所滋殖之  
萬物靡不從已翰以役使焉王公貴人皆能好文辭  
則止矣若夫不好之則九五之大君弗能與華門圭  
竇之書生爭其樂矣此日也雨洗庭蕪而莫織塵閑  
而清穩而和荆婦侍于前婢僕從指顧左右見堯舜  
于倚梧招巢許于筆端煮圃菜煨家釀依微醉以舞  
踏咏歌藉猶決潘渚潰泥滯消融查滓蕩滌邪穢故  
無隱行辟倚心虛罔攸袂身溼罔攸袂於戲與恣歡

諠者不可共語恬澹與伐矜好專者不可共語謙遜  
雨哉雨哉以爾故不與若客偃仰而獨優游于白屋  
全令辰遂為之叙

五公野宴茶莊序

莊者藩芝城之東南為侯之圃蓋不羨齊景之大也  
從周文之至聖以大其小也故壤不出三頃池可五  
畝而止樹卉石竹不移於百里而皆備矣丘壑疏鑿  
塘堤及茆屋數間之板築賑農隙以換錢粟云孟子  
云一游一豫諸侯之度是何害之有今茲壬戌春二



月晦余謁先塋而從諸兄又與姪美祿提攜皆與俱  
遊於山山行少選入茶莊是所謂食蔗焉者也樂哉  
放遊於與衆共之園弗聞虞人之呵咄况園吏某與  
美祿善即敷筵于櫻堤咄嗟辨酒核以相醉於是左  
顧歛于茅茨不剪之典雅也右盼愕然于奧羽列嶺  
之堯楚也仰察鳴禽之柯俯識游魚之樂雲南數十  
簣而妙有與名山等華鳥之字飛動於檐以卓于扁  
榜朝雲者時不待疾之寐而媚暮雨者今寤吾等之  
酩酊較之于高唐則約也比之于民墅則豐也豐約

者猶糾索歟莫約安有豐焉人苟知足者則遊此園  
而知疾之樂歸吾廬而知吾等之樂

書民來行冊兒序

德之聖世者邈矣二百年前豐王匹夫勃興餘烈奮海  
外矣爾來攝都之人于化其英邁之度皆悉豪宕不  
羈自若於海內然跨騰風雲者時也今昇平曷為也  
曰豪商大賈者業已卓然已降屈院本傀儡搬戲舞  
馬弄丸繩枝木熙之匹見稱超凡者大率浪華產也  
夫雖治亂殊用焉過人之度豈不同一揆邪矧民來

者琢刻石記以游焉其枝不欺妄玩刀輒當琳珉是  
以往往見寵諸侯弗辱本土也技老愈益弗能寧處  
跋涉幾盡矣今茲辛酉邀越之水原而耆騶有日矣  
因接吾徒劇談其所霄略乃從容出小冊兒曰四方  
邂逅者皆悉書畫之便足代刺以謁士君子也昔在  
襴衡懷一刺而字漫滅遂無所出猗民來之屢出之  
屢加之是將小正平者焉耳諺云訾食者不肥焉蓋  
意在于此歟何謂若術之有豪宕不羈實浪華之產  
哉余亦爲之序

送夕可和尚序

晚暮而和尚和尚而行脚行脚而不見厭三者皆甚  
難矣何居恬憺寡欲僭之者亡幾睽孤橫逆現本相  
行脚皆是也苟得一龕則爲南面王之樂而不出者  
寺主皆是也亡賴不識一丁字偷生於米化士者窮  
衲皆是也夫豈有善此三者德士易乎哉茲有人絕  
髮絕肉絕聲色爲之苾芻則未販浮屠之說爲之方  
士則未曾術異術而薦酒能酣暢咏詩歌屬和文辭  
屈茗戰甲煎則區分妙于把握使卓然可觀古畫掩

世海集二編 卷之六  
落款試之則若稱己姓名目古錦繡纂組茗器香器亦爾爾自若不疑而罔註誤古所謂氣情不營者耳目穀其才識蓋在焉是以到處見遭遇此人東武之產昔歲游越淹留水原好茶者靡然鄉風家師之故不遑跣人至奚為後我云然接富貴卑辱如畫一忽焉去俄爾來由由乎驩洽僧名云夕文雅字云夕可問其齒曰四十又二十許年前入禪禿頭已而棄刹居四如脫蔽屣云於是乎識此人晚暮而和尚和尚而行脚行脚而不見厭三者甚易易也其風度過

尋常杜多也弘遠和尚臨別而乞言余曰方外道殊則言亦異也和尚如吾所目不浪濟渡人而進吟哦往往清談於茶亭箴奢僭者則人受其賜焉西方金面禿仙莫奈之何遂不失我東方之一支公也乃書之以為序

贈安子融在京師序

人固不可不乘承平而遠遊然貧者拮据計口而亡羨富者羈靡于財賄而不能動壯者為未晚老者為不能聿終身不遂朽枯於里胥者多多悲哉保虫之

靈不及羽蟲也子融少于余也廿歲孝悌恭謙傾一鄉余稱之去歲臘月首爲椿萱所促邀於四方蓋一再辭之弗聽之云已而余不知之數日旬而覺之往而訪之曰令胤多病何俄爾出于雪爲曰賤息眼氣孱梗夏月吾耳寒暑暑今也渠任其征吾任其守弗斷遺而吾老朽則渠不得一日去矣且與子輩俱忘年于詩書夫霄畧於東西二都而執謁于諸先生者則大氣而小心焉是亦父母者意與云余服焉故厠其言爲序吁子融得時兼憤驕而不可係之心共放

焉周流無恙歷涉獵於名山大川息肩得攸學則憤啓惟發究其壺奧以歸豈効於卉木與朽枯者邪乃得便宜因併古體詩一篇以贈諸京師

論

論文

岱海子曰夫至文懷鉛提槩據古今之幽蹟以煉已句章大也如宇宙小也如秋毫渺似海兀似山黯似雨升也若雲龍走也若風虎若鳳鸞之回翔若日月之照若星辰之羅列煒燁若景光攄焜炓若金鼎燄

或奇於淮陰之馭市人以背水或嚴於亞父之營或  
正於堯舜之朝或恭於周公之吐握而見賢寬而不  
侵廉而不剗辨而不爭察而不激若端拜而議肅肅  
等闕蕭蕭等秋寂寂等夜爽爽若拂曉凜冽欺露霜  
皓潔欺冰雪清瑩潺湲石泉流歲蕤萃祭野布如市  
之合沓如港之舳舻相屬鴻洞如羽蓋龍旂裘旃之  
過崔嵬如樓閣窈窕如殿廡璆然如環珮之聲如鼓  
鐘之喧喧如金石之鏗鏘如絲竹之嘹唳如匏如土  
如木如八佾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舞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焉節奏洋乎哉乎殷殷乎聿如均天廣樂  
焉然也是以變化擅其所篇成而神鬼服焉况于人  
乎取吾言而折衷奚若母乃不可與其至文可簡而  
活焉矣

### 商賈論

坐而貿易或使百工庸賃制作凡百世用以販之謂  
之賈載其所有以販其所無謂之商質貨賄田宅或  
子貸諸侯以要息利謂之子錢家末之業雖數百千  
端率不脫此三科而能之者富不能之者貧能之有

道曰謹而不與衆爭而已矣衆之所爭我所棄也我所取衆之所與也衆衝擊我偃然是摧枯朽者易爲力也雖古之良商賈亦唯然馬史所叙匪弗美而雄絕然所謂皮相焉耳彼雅士大夫曷遑識商賈之至蹟但用精力于所寓焉耳夫商賈之要得之於意而存於機間弗容飄忽也故曰知之者不言言之者不知非不言也不能知也苟言之者則何至蹟之有入至賤而出至貴固贏之極也然至賤速貴至貴速賤一割一口可何大獲之有賤而不入之但失機已貴

而不出之而陵夷反覆折產必矣貨殖傳云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而云息利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何也牙楮夫可要會計焉耳今考天下之商賈所息大豪百歲二三中豪百歲五六小豪什歲一自是以降其產微者息愈大也至販菜魚者歲首以數緡之莢錢而給妻孥數口于一歲之衣食由此觀之其息數百千倍夫貪賈一月之貿易多四五轉少二三轉雖其利微摺疊之則過廉賈遠矣廉賈不然收之氏賤而俟翔貴曠日彌久或至數年然而雖其贏大計之于錢

則奇羨亡幾何。又云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是五運決歲之豐凶也。夫我日本雖區域萬里也，環海而一也。以余之近所聞見，徵之丙寅與羽兩州饑而三越共穰，辛未關以東饑而越復有年，癸未筑紫毀而諸州皆平常。昨年庚申越後毀而加賀熟，且夫古晉秦比年更告糴，由此觀之，歲之豐凶非五運所一決焉。若乃云水雨火旱木風則可，州土有宜雨有宜旱，如越後旱則穰，土多毀，土少如大和反之喜雨，於戲據五運說而糴糴或爭贏輸于大阪于北濱，也是

猶鴉之望雲而藏哺，已而一擲百萬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悲哉！人欲之無亭，徼在昔秦自襄公列諸侯，至繆公遂為霸業，自孝公蠶食列國，至始皇遂有天下，已而至二世，僅僅十餘年而滅亡，亡子遺薛雖小也，終夏殷周三世而亡，凡千八百餘年，不亦多焉耶！我日本甲斐矣，廿餘世治安之富國也，而信虎信玄英武相繼而傑出，兼并鄰國，遂覬覦天下，至勝賴、狼忤不若，遂殄夷夫恣毒螫而爭天下者，非命之賊也，以盛德伐無道者，有命之主也，湯武之伐桀受是也，振

古亡貴亡賤不靖命者皆亡之徒也商賈亦然也累世稍稍富而暴欲冠一州若海內搗謫詐就一安百危之途浸淫不悛遂殄滅為世所戮笑者無算是故賢賈擇人而貫貸焉或糶垂三十則稍收之垂九十則稍出之凡百貨賄如流水以足世用也世孰肯憎之愚賈反之益害世用扼下戶之咽喉也世孰肯愛之是以榮辱隔存亡也然則何由曰雖有天下滅亡則不及靖中諸侯雖貲累鉅萬滅亡則不及靖中商賈欲富且長久也者則在于懋而據中庸以治產業而已矣

堂嶼論

以六十四卦綴之口是其卦名之點

攝之大坂者兜攬日域之乾坤海內之咽喉而所吞吐萬物也地勢擅九五而七道為之謙謙豫豫設猶卦象之比五陰從一陽實無亦比焉者是以巨豪各貫貸制諸侯以否泰之素封大壯也故有土之主賓屬傾邦內之糶以轉運者數百千曰加賀曰肥前曰肥後曰筑前此四國於大坂堂嶼替臨牛耳而解糶價是云四建矣國初勝國之後戶口大剝故七道咸



位海集二編 卷之六  
十一  
殫升則糶價四十而良爾來十餘世人猥歲漸故不  
需四十比年五十用沿革益承平離久將帥之家徒  
貴其須而如散冗其器垂蠱壞於以豪商傑賈荐朶  
頤等師旅驅貔貅之黠奴以互噬嗑焉而大畜者困  
海內小畜者震國郡一擲百萬不啻賣田宅鬻家人  
廢居井泥不食是故舊故皆悉睽无妄之災逮九族  
或大有利而弗克肥遯損益不恒久如復手故爭論  
鼎沸不克訟遂毀氣泄血縊溝瀆伏劍芒者家秘而  
巷聞嗟屯蒙之始弗蹇蹇其可不戒于詭隨乎然天

下習坎履虎尾為利明夷者與名將勇士饕國郡之  
餌焉而戰歿者亦何異也由此觀之大過人居會計  
七道之豐歎以知郡國之情偽小過入譽虛實如影  
響晉暹糶糶其雖五霸孫吳與之共為同人焉嗟可  
不亦稱也乎雖然暴貴暴賤動出不意所人智之不  
决決傑黠之賈商夙夜焦神而取易象乍垢之一柔  
制五剛乍萃之二剛剛中而應歸妹由何征凶无所  
利中孚由何豚魚吉利涉大川既濟未濟由何亨占  
者百折著而羸輸共不巽豈非瀆則不告焉耶又兌

渙節之三卦相並同亨而異占若乃莫已獨順乎天而應乎人剛中柔外兌體於是乎為得也是豈易皆悉筮言焉耶故聊假字于六十四卦以叙論夫至智與富等白圭計然陶朱猗頓而一言以輕重諸侯一家以厚薄官家者則非所可從事於堂嶼矣智不若此四子亦從事焉而必不富矣豈特憑筮已焉也耶吁民寒耕熱耘未飲食然一旦餐萬歲之粒者何也

岱海堂文集二編卷之六

